

周而復著

山谷裏的春天



山谷裏的春天

周
而
復
著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山谷裏的春天

周而復 著

*

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)

東四頭條胡同四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:(372) 字數:207千

開本 $31\frac{1}{2} \times 43\frac{1}{32}$ 印張 $11\frac{5}{8}$ 插頁 2

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24000

定價(6) 1.10元

目次

第一輯

海上的遭遇.....	二
諾爾曼·白求恩斷片.....	三

第二輯

春荒.....	六
第十三粒子彈.....	八
麥秋的季節.....	一〇
地道.....	一三
微笑.....	一五
八月的白洋淀.....	一七

生與死·····

一九六

冶河·····

二三五

第三輯

播種篇·····

二四四

山谷裏的春天·····

二六五

後記·····

三六六

第一輯

海上的遭遇●

一 從阜寧到六合莊

調到延安學習的團以上幹部，剛集中到阜寧×師部，下午就得到淮海蘇北各地情報：敵人向阜寧合圍。反『掃蕩』的準備工作開始了；我們武裝部隊分散到根據地每一個角落，去幫助羣衆，堅持工作，打擊敵人。上延安的幹部，當時便組織起來，成立赴延幹部隊，×師師參謀長彭雄同志和×旅旅長田守堯同志担任正副隊長，×旅政治部主任張赤民同志，則是這個隊的支部書記。雖然赴延幹部隊一共有五十一個人，然而却沒有一個戰鬥員；隨身的武器，也不過是駁殼槍和手槍，其中還有不少女同志哩！

就是這樣一支非戰鬥部隊，便在鹽河淮海一帶，在敵人密密據點層層封鎖當中，展開了游擊戰。鹽河一道封鎖線，五里一個堡壘，十里一個崗樓，據點與據點之間還有壩子，老百姓渡河的船隻一到天黑就被迫掛在據點附近。夜裏還有敵人的騎兵來往巡視。原先計劃從鹽河淮河隴海路……去延安的路線，彭同志考慮到情況起了變化，便臨時改變了決心：從海上去。

幹部隊到了舊黃河東坎，遇到我們的兩個連，臨時變成了掩護部隊。敵人一直在追蹤着這一支非戰鬥部隊。有二千多敵人，兩門大砲，三架飛機，把幹部隊包圍在李圩。超過我們二十倍力量的狡猾敵人，企圖把幹部隊殲滅在那裏。從上午八點鐘，一直打到暮色無聲地降下來，敵人反覆六次衝鋒，全被打退了。在絕對優勢的敵人火力之前，沒有一個氣餒的，個個都是越打越堅強，每一個幹部都帶着幾個戰鬥員，組成一個戰鬥單位，在抗擊着敵人。夜晚，便英勇地突出了重重的包圍，過義河，從江灘據點到吳小集據點。敵人登陸了，他們却又轉移到北蔡橋以東宿營。這次敵人知道了，而且又包圍住了，但有什麼用呢？不過又撲了一次空。幹部隊安全地到了黃河邊上的六合莊，準備搭民船到濱海區贛榆柘汪，——過山東去延安。

幹部隊雖是非戰鬥部隊，但却是一支百鍊成鋼的不可摧毀的力量。

二 向延安前進！

三月十六日的早晨。船老大老王浮着一臉笑容，興沖沖地跑來告訴彭參謀長和田旅長，說今天風定，可以走了。他指着高聳晴空裏的桅杆上的小三角旗給他們看，我們要

● 本篇係集體創作，參加者有劉白羽、吳伯蕭、金鑒野、周而復等四人，由周而復執筆。

向西北開，颶東風多好。田旅長是一個考慮問題周密而又謹慎的人，他詳細地估計到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，都叫船老大老王解決了：最遲明天上午可以到達目的地柘汪（這是我濱海區的根據地），黑夜通過連雲港的敵人封鎖線；過了，白天就沒事，不會遇到敵人；夜裏敵人來了，他們船上有燈，老遠就看見，繞一個彎就過去了；如果轉風向，就退回來，等一天再走。領導民船上工作的指導員老馬也說，根據他們幾次走的經驗是不會碰到敵人的。是的，他是經常在蘇北、山東來往做生意的，這一路很熟悉，而船老大老王，今年六十三歲了，在水上就過了四十多個年頭，那海上的豐富的經驗就是一個保證，並且走的不是敵人指定的航線，另開一條航線，在海中間行駛，更是碰不到敵人的。彭參謀長和田旅長、張主任商量之後，下決心：走！

明天退潮，船留在黃河的沙灘上，這是一隻載重八千石、吃水四尺深的大民船，八個大艙，六根三丈多高的桅杆，扯起蓬來；一陣順風，確是明天十一點可以到柘汪的。等到下午漲潮，彭參謀長第一個脫下衣服，跳到黃澄澄的水裏，大家也跟着下去，幫助船老大他們把民船推動起來。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浮着愉快的微笑，連站在黃河岸上送行的海防隊同志，也都高興得拍起掌來，歡呼地高叫着：

『祝你們一路順風，平安到達。』

船，在黃河激越的濁流上緩緩地駛去。坐在頭艙裏的彭參謀長、田旅長、張主任、供給部長伍瑞清、鹽阜區行署保安處長黃國山……都站了起來，微笑地向送行者揮着手，叫他們回去。他們怎樣肯回去呢？一百多個人依戀地站在岸上，像座屏風似的，目送着親愛的首長遠去，幾乎忘記了潮水快漲到腳底下來了。

走了三里多路，就看見口子上的那座燈塔，黃河的激越濁流，便消逝在茫茫無邊的黃河裏了。掉好船頭，水手們費勁地扯着蓬，忽然爆裂開鞭炮的音響：噼噼啪啪的脆聲裏，猛的炸開砰的一聲——這是天地響。彭參謀長從頭艙裏跑到上面一看：是水手班長小王在放，他說：

『你看，彭參謀長，風多順，眼看我們就要到柘汪了，還不高興高興！』

船老大老王坐在頭艙的後面，像一個身經百戰的將軍似的，穩重地掌着舵。他那垂在胸前的花白了的四寸多長的鬚鬚，在東南風裏飄呀飄的。蓬子飽孕着海風，綠茵茵的海水上，捲起一陣陣雪白的浪花，船追逐着浪花急駛着……

三 『彭參謀長，風停了！』

黑夜，像一張廣大無邊的巨網，覆蓋在咆哮着的海上，船行駛得很快。

彭參謀長叫幹部隊的同志，都躺下來休息了，可是他自己却躺不下。他在船老大老王旁邊，關心地問他一路的情況以及還有多少路程。他一會到上面看看水手們，望望放瞭望哨的警衛員，一會瞧瞧前艙裏的人是不是休息了。田旅長一上船就暈船，不大能動，躺在頭艙裏，不時問彭參謀長航行的情形。

船上很靜，悄悄的，艙裏不時迸發出來的輕微的鼾聲，都被四周浪濤的音樂吞沒了，只是上面探水的船老大高亢的喊聲，還可以聽見。他坐在伙房旁邊，把一根拳頭粗的十多丈長的探水簞往海裏一扔，慢慢又把它拉上來，仔細審視上面的水跡，隨後便發出悠長的富有韻味的呼喊：

『五舵●深……』

掌舵的老王根據他報告的水深淺，望着他面前桌子上那一個大指南針，決定航行的方向，向前面叫：

『向東……向南……』

海上的生活，大家都是第一次，全感到新鮮。許多人雖是躺下，但是却醒着。坐在二艙裏的×團政治處主任程世清同志，怎麼也閉不上眼，並且上去招呼着船老大和警衛員的崗哨。彭參謀長一點也不暈船，和船老大他們越談越有精神，他拿出乾糧餅子來，

給掌舵的老王吃，叫大家也吃。

『你們把乾糧拿出來吃，吃飽了有精神，上岸還遠。』

他剛才問過老王，到柘汪還有七十里哪。大家一邊吃着，一邊聊着天。

沖激着船舷的白浪，慢慢低落下去，那激昂的濤聲也漸漸地消沉。波浪小下去，船平穩了。夜霧沉沉的海面只留下小浪起伏着。

叫做小張的水手，急忙忙跑到艙裏來，精神很緊張，說：

『彭參謀長，風停了！』

田旅長馬上坐了起來。他問掌舵的老王，這怎麼辦？船上的人把注意力都集在老王的身上。老王眯縫着眼睛，慢吞吞地向茫茫的海面上望了望，抹一抹鬍鬚，很有把握地說：

『不要緊，風還沒有停，不過小一點，一會還有風。』

大家聽完他的話，得到一種保證，安定下來了。船慢慢地走着。走了沒有一會，風却完全停了。帆，洩了氣似的，癱着。

船停了！

大家焦急地在期待風，彭參謀長時時在看錶，已經夜裏三點鐘了。半點鐘過去了，沒有風；一個鐘頭過去了，沒有風；兩個鐘頭過去了，還是沒有風！時間是多麼悠長呵！但是沒有風。忽然，桅杆上那面小三角旗動了，船走了，風帶來了全船的歡呼。

可是，還沒有走幾里地，風又停了。這一次掌舵的老王失去了穩重，也陷於焦急了；他告訴彭參謀長和田旅長，風完全沒有了，短時間也不會有風。怎麼辦呢？他說：

『我也沒有辦法。』

田旅長過去問他：『船老大，這是什麼地方？連雲港繞過了沒有？』

『連雲港是過了！』

大家鬆了一口氣，旋即却又被他下面的一句話勾起顧慮來：『前面還有東洋鬼子的口子！鬼子的船常常出來！』

這有什麼辦法呢？一絲風也沒有，船像拋了錨似的停在海面上。

四 『堅持到底！』

濃黑的夜幕逐漸淡薄起來，東方透出了一線白光。這白光慢慢擴大起來，眼前又展

開漫無涯際的海水，閃着亮光。三隻海鷗展開雪白的翅膀，無聲地掠過綠沉沉的波紋，自由地飛到海的遠方去了。船却還是停着，煙沉沉的海的彼岸，什麼也看不見。

『我們現在是在什麼地方？』彭參謀長問船老大。

船老大老王向海岸上瞅瞅：『那就是嵐山頭！』

『嵐山頭不是敵人的據點嗎？』田旅長插上來說。

老王點點頭。

田旅長又問：『能不能把船繞過去一點？天亮了，不要給敵人發現目標。』

老王無可奈何地搖搖頭：

『沒有風，一點也動不了，誰也沒有辦法！』

猛的，海岸那邊傳來嗡嗡的聲音，大家以為是飛機來了，但抬起頭來，向高空張望，卻又看不見一架飛機。張主任拿過田旅長那副望遠鏡，到上面去瞭望。海岸那個方向，什麼也看不見了，像是飛機的聲音，却還是在響着。一會在碧沉沉的海上，發現了一個小點，他叫人去看，大家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小黑點上，黑點慢慢大了，近了，睜見一個圓圓的筒子，凸出在海面上，這是煙囪，掌舵的老王不禁大聲叫了起來：

『那是敵人的巡邏艇。糟糕！』

彭參謀長叫他們不要動，隱蔽好，一邊說：『不要慌，看清楚了再說。』船底下有一部分人站了起來。

張主任伏在船舷上邊望着，喃喃地自語着：

『看見了，看見了，是一隻巡邏艇！上面掛着一面日本旗呢！但不一定向我們這兒來！』

田旅長從艙裏站了起來，一夜的暈船，使得他精神很不好，頭昏昏的不時想嘔吐，連站都有點站不穩。但是這位曾經參加平型關戰鬥、消滅了敵人最精銳的板垣第五師團的年輕將領，一聽見有敵情，精神馬上抖擻起來了，他上來去佈置戰鬥，但馬上就被參謀長他們阻止住了。

『你暈船，身子不行，我來佈置。』彭參謀長安慰他。

『通知船上的人，趕快準備好……』田旅長還是堅持着。

彭參謀長用望遠鏡詳細看了看，他親自到各個艙裏去佈置，叫大家把子彈都推上膛，手榴彈準備好，船上的指導員帶着水手却臥倒在船板上。程世清到船頭上去，指揮前面的人。艙上面放了一個瞭望哨。最後他說：

『敵人不來，大家都不要動，敵人不靠近我們船，也不准開槍！我們準備好，到了

我們爲革命犧牲的時候哪！」

船上的人都捲入緊張的戰鬥準備裏。伏在船舷上的張主任，拿着望遠鏡到頭艙裏來，告訴田旅長他們，敵人果然向我們這個方向來了。彭參謀長笑嘻嘻地說：

「讓他來吧！他會吃虧的！」

砰——對方傳來一聲槍響，旋即又是一槍，都是向天空放的。探水道的船老大和高手們都習慣地把篷子放了下來。——這是海上的規矩：第一槍是叫停船，第二槍是叫放下篷子；不然的話，就要打過來。田旅長叫船老大站起來告訴敵人，我們是商船，做買賣的，不要打槍。老王站在船上叫了。海上的強盜一聽見是商船，貪婪地向民船駛來說：

「我們來查一查。船老大出來！」所謂「查一查」，是想搶點財物去。敵人沒有想到自己的性命會葬送在海裏。

在船頭指揮作戰的程世清，把探水道的老李的衣服穿了起來，一個拉出發火線的手榴彈藏在袖筒裏。他英勇地站在船頭上，這位船老大出來迎接敵人了。

巡邏艇有着裝甲設備，甲板上站着十二個海盜，蠻橫地端着槍。巡邏艇顛巍巍地靠近了民船，碰得民船動搖起來，站在前面的那個小隊長，穿着一身嶄新的草綠呢制服，

腰間掛着一把雪亮的戰刀，手裏拿着一個本子和一枝鉛筆，帶着一個翻譯官，跨上民船來。他很神氣地問道：

『你們上哪兒去？船上有什麼東西？要登記！』

化裝了船老大的程世清，很沉着地讓他們兩個人跨上船，不等他們站穩，使勁地一推，嘆咚一聲，兩個海盜在海底找到他們的葬身之地。頓時，他把藏在袖子裏的手榴彈，向站在甲板上的人當中扔去，訇的一聲，對方當時就給擊倒在上面，在煙塵裏，十多個敵人帶着渾身的彈片傷口，慢慢停止了呼吸。巡邏艇像一隻受驚的小鳥似的嚇得遠遠地離去了。從此，它再也不敢靠近民船了。一無戰鬥設備的民船，連沙袋也沒有，固然抵擋不住鋼板裝甲的巡邏艇，但民船上坐的儘是馳騁江南的新四軍戰鬥英雄，他們的意志，他們的戰鬥力，比敵人的鋼板還要堅強。

巡邏艇開到四百米達以外，便停了下來，敵人躲在鋼板後面，用機槍巡迴地繞着民船周圍掃射。敵人欺負我們沒有長槍和機槍，瘋狂地、毫無顧忌地、遠遠向我們掃射。子彈雨點子似的射進船上、艙裏，嘆味嘆味地，船頭和船尾打滿了子彈洞，子彈洞裏頓時就流進水去。厚厚的船板，給水濡濕，發脹，子彈洞就給脹住了。但旋即又打滿了洞，民船像一隻癱瘓了的殘體，躺在海面上，一步也動彈不得，忍受着野獸們的欺凌！